**# 时间应该是4月中旬~4月底，春雪。**

学生会副会长兼代理会长正在亲自破坏**校长下达的**宵禁令。

第五学群塔楼外侧的消防铁梯在北风里摇摇欲摧。人们相信，来**自平原的这一阵风会带来最后一场春雪**，而塔楼直指的天顶的确红云翻滚，塔楼东方耸立着的学园主建筑的叠塔顶端的常明雕塑——巨大五芒星“铁星”甚至没入云层，只在空中投下淡白色的微光。

副会长授意轮值的学生会干部在在鸫丘山脚下巡逻，自己则利用职务之便潜入学园的中心部。在这种滴水成冰的深夜把学校支给的厚大衣脱下来系在腰间，副会长独自执着地攀登壁挂式铁梯。为了掩人耳目，在楼的外侧移动时无法使用照明用具。于是她索性把手电筒塞进书包，以期攀岩活动更加高效。这绝非易事，第五学群虽说只是主建筑的一翼塔楼，却是诚心实意的12层楼房。而副会长所要前往的正是位于它第二截的副塔顶。

第10层是主塔的顶层。通过这里的狭窄平台，再往上就是比主塔细了一圈的双层副塔。塔壁围出的巨大时钟盘下，终于攀到第一阶段终点的副会长隔着胸壁把书包掷向副塔的墙壁之下，书包则是发出了像是人被踩过一脚的悲鸣。

“呃！这是怎么了！呃！南无阿弥陀佛——”

副会长跃过胸壁时，书包还在奋力挣扎。于是她沿着墙根坐下，一边甩着攀爬10层铁梯几近失去知觉的手，一边盯着从书包拉链里费劲钻出来的会念佛的白色毛球。白兔拉斯普京躺在书包里就平安升到了主塔楼顶，自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但常年走江湖的职业本能让他知道情况紧急。钻出书包时，他还在一边口念弥陀佛，一手在挂着念珠的胸前连连划着十字儿，固定住兔耳的巨大头巾则是在撞上墙的冲击下开花并巧妙地被书包的拉链卡住，使得他不得已让兔尾冲外极欠风度地退出书包。

“你说说你穿戴这些沉甸甸的东西有什么用，啊？这可是12层楼，敢情你是不用自己爬上来”

“啊呀别这么说。这大半夜的谁也说不准会出什么岔子，我带的可都是救命的道具”

“你可拉倒吧。要不我现在把你从这楼上丢下去，你试试这里面哪样儿能救你的命？”

“别说傻话。保持虔诚是为了清心去邪，获得神佛加护，这样子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白兔用勉强能把十字儿画到脖子的小短手重新包好头巾并虔敬地整理好前额的宝石，以长者口吻说教起面色没有丝毫善意的副会长。后者则打心底对白兔的罗马教廷婆罗门哈里发造型无法赞同。

“你倒也不怕这么多神佛为了哪个先救你而自己先打一架。好了，就剩两层了，我看你要不就在这个平台等着好了，我上去把‘蛋’拿下来就行——”

“这怎么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可惜听上去非常感人的告白只获得副会长的一个白眼。“我是说你去了也派不上任何用场，而且还特别沉。”

“那也不行，你没有任何经验……万一撞上什么，你一个人肯定只能束手就擒。”

“这种事都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你就别让我再经历一次了行不？”

可怜巴巴的白兔仍然只能看到副会长扭曲成复杂形状的表情，只好说出实情。

“……而且这外面也太冷了，我也没穿个皮大衣啥的肯定会冻感冒啊”

不耐烦地长叹一口气的副会长抱起白兔，重新塞回自己的书包。

“要真有个万一，你可得利索点，别给我拖后腿”

“放心吧，既然已经有了‘魔法少女’的前车之鉴，今后我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跟你并肩战斗，在所不辞——”

能赴汤蹈火的毛球钻进书包后还把拉链拉得严严实实。空中的第二塔楼被巨大的一面防水布覆盖塔顶，看上去像是披着丧服。一人一兔的目标，是在这个宵禁之夜潜入第五学群塔楼1203房间，寻回‘魔法少女’遗失在那里的变身道具‘蛋’。

“小千——也就是你说的‘魔法少女’，她被袭击的那个晚上，你直到最后都在她身边？”

“那当然……呃。”书包里传出一阵像是手忙脚乱的痉挛“呃，对。只可惜我疏于培养和魔法少女之间的信任关系，她在那个时候，擅自解除了‘变身’，而没有听我的话……”

消防梯一侧的窗户外设置了可以从外部打开的液压式窗阀。双层玻璃先后敞开，北风轰声大作涌入房间，整个塔楼的窗户玻璃都为之一震。拉斯普京显而易见地哆嗦了一下。

“哇哦，这房间以前有这么大来着？”

“这就是‘迷宫’啊。”

”换句话说，要是走到深处只会迷路。不能在天亮前走出来的话，就会化为‘蹄鲸’的饵食。“

副会长熟悉1203房间。

……恐怕还是整个学校中最常造访这个房间的少数人之一。因此哪怕房间中没有照明，铁星的微光还被翻飞的防水布遮蔽，也足以令她意识到房间规模的变化。位于塔楼顶层的不过是供20人以下使用的中型教室，而现在尽管无法视觉确认，白兔拉斯普京解说的话音在空间中甚至激起了层层叠叠的不断回响。

雪藏于书包里的大功率高集中应急手电筒发出的光线，就像是倒进咖啡中的牛奶那样盘旋地散入黑暗。旋转的光的轨迹中，没有照出能够识别的任何物体。身后的玻璃窗就像是冰山溶解一般将光缓缓渗入似乎变得非常粘稠的空气。跳下窗台后明明只是移动了几步，那面墙却已经看上去相当遥远。

“……真没法想象，小千她那种大小姐居然会同意干这种事儿，”

“是为了保护学校。‘魔法少女’说，她想要保护朋友啊。”

“这一点，你应该是最了解的吧？”

副会长的脸色甚至都没有一丁点儿缓和。

“早知道就叫她少交俩朋友了。”

**“‘魔法少女’是援助他人的力量。”**

**“反过来说，能令人成为‘魔法少女’是的也正是这种兼济天下的特质。就像和人们成为朋友那样，‘魔法少女’在这个学校所做过的事情种种，不都是它的体现吗？”**

**“要是那样，还是别兼济天下比较好”**

“呃……找你帮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论点被断然否定，拉斯普京神色尴尬。“‘魔法少女’的存在必须保密，你是‘魔法少女’最重要的朋友，能使这件事情以最小的扩散规模收场。”

“事到如今，这事儿的规模可是小不了”

“就说‘校长沙龙’，那里面的人们现在可是完全炸了锅。”

“校长沙龙”，人称“校长千金沙龙”，是定期举办的学生茶会。组织者，校长的千金——也就是魔法少女”小千“，将沙龙选址在第五学群塔楼顶层的1203房间。被沙龙邀请的，只会是学校中的人上之人：拔尖的优等生，拥有领袖气质的可塑之才，或者在文体分野有成就的学生。校学生会的主席一职常年欠缺，副会长兼代理会长是事实上的学生代表。同时她与小千又是同属第五学群的亲友，自然是沙龙最高席位的座上宾。

“嗯，我毫不怀疑。听说‘魔法少女’和他们交情不浅，人们一定都很震惊。”

“那你可就听错了。震惊是不假，但是这跟交情没什么关系”

“说到底，‘校长沙龙’邀请的，可都是些无趣的人。”

拉斯普京引领副会长走向房间深处。空气进一步变得粘稠不堪，照在地面的手电筒的光甚至能像油一样沿着地板流淌。然后，意外地，像是冰川融化一样优雅逸散的淡淡光团穿透黑暗扑面而来。

“这个光”

副会长下意识地举起手电筒。奈何这束光的扩散速度有限，她举起的手臂在片刻之间直指黑暗。

“有什么东西在那边？”

刚才明明表现得小心翼翼的白兔却像是受到了感召，蹦蹦跳跳地向光团开进。

“是你说的无趣的人哦。”

###

迎面而来的光来自原本开在南侧墙壁的窗户。从天花板垂到底层窗户的窗台，丝绒窗帘的一角被掀开，短暂的云开雾散的瞬间中明亮的“铁星”从那扇窗户中清晰可见。依白兔所言，窗户是歪曲空间中的不变点，副会长也明显能感到越是靠近这个光源，空间的感觉就越正常——现在手电筒的光甚至能像平时那样收敛。

“晚上好。想不到你比我们还要先到。”

拉斯普京愉快致意的对象转过身来，而副会长一瞬就识别出了对方的面容，并大吃一惊。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先把手电放下，放下，别冲人脸上照。”

被大功率的白光刺得连连回避，对方显见地皱起了眉。

“今晚可是下了宵禁命令的，你能溜到这儿来就说明——下面的**守夜人**——”

“今晚你和**守夜人**分头巡逻，但子夜前你会来到这座楼，巡逻的路径有1/3是空的，从那里就能进入学园。”

“问题就是巡逻路径有一部分没人照看这个消息，你是怎么——”

副会长悟到正确答案甚至不需要1秒钟。“拉斯普京！你——”

“呃……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你这个告密的叛徒把这种要紧事儿——”

“听我说嘛，哎呀”白兔作出息事宁人的表情，在副会长和突然出现的客人之间站定。

“是我叫来了她，还跟她说了今晚你们学生会的巡夜计划。不过，今晚咱们可是要手无寸铁地潜入蹄鲸盘桓的这座建筑。我就不必说，对它们根本没法还手，而你们——恕我直言，就连魔法少女也会失手，你们要是单独来，碰上蹄鲸恐怕也没什么胜算。”

“所以我想啊，至少找两个人，一起来干这件事。那话儿怎么说的，一个好汉三个帮，是不是这个理”

“你这是把无关之人卷进来——”

“这怎么能说是无关之人呢？这个孩子跟你一样，都是‘魔法少女’的朋友嘛。”

副会长怒气冲冲，而“魔法少女的另一个朋友”却仿佛事不关己。非同寻常的剑拔弩张里，拉斯普京和和气气地对“另一个朋友”开口了。

“不过我意外的是，你竟然早就在这个房间里了。消防梯上应该只容得下我们两个，你是怎么上来到这个房间的？”

“第一学群的塔楼平台和这里的平台相连，从第一学群塔楼到达平台之后再从这里的消防梯上来就是了。”

“东塔楼——”副会长贸然开口。

“那里不是应该也被封禁了吗？你是硬闯进去的？”

“是被封了没错。但是从地底废矿出发的货梯不受校长颁布的宵禁令影响，今晚还在运行。坐那个能去到塔楼平台。”

“矿、矿井？那里是禁止学生进入的吧？直属地质研究所的那个矿井的关联设施就连学生会也无权管辖——”

“……啊，我明白了。正因为是‘你’这个全校第一名，才会得到进入矿井的许可。”

副会长冷若冰霜的目光，看样子没能给另一位朋友——“全校第一名”造成任何效用。

“正是。”

“你们来之前我已经搜索了这个房间。拉斯普京，没有你告诉我的那种东西掉在任何地方。”

“哦？这可就奇怪了。你确定已经查遍这个房间了吗？”

“要是你能提供点儿她把蛋放在哪里之类的详细信息，本来也不用像这样查个遍”

“咳咳……我，我这不是眼神儿不行，夜里看不清道儿嘛。”

拉斯普京的局促看来没有给人留下印象。借助从地底矿井直通东塔楼顶的电梯，这“另一位朋友”抢先一步进入了房间，并按照拉斯普京事前的指示搜寻了各处，却并没发现拉斯普京需要的魔法少女的变身道具“蛋”。这一点就连拉斯普京也始料未及，而朋友反而显得相当平静。

“你说那个蛋没在这个房间里？可是事发之后这个房间一直被封锁，没人能进得来才对——”

副会长不前迈一步，不自觉地扎好了吵架的姿势。

可惜这一出击猛拳被朋友转身闪过。

“我还找到了个东西需要你看看。”

长着适于蹦跶的大脚的白兔随全校第一走向房间深处，副会长不得已跟上。

“等——这、这间房子当初已经被警察彻底搜查过了吧？现在还有什么需要看的东西啊？。”

走在前面的全校第一没有回头答话，抽出自带的笔型手电指向前方。随着从窗户这一刚体区域走远，光束的举动重新变得诡异。油一般的光团沿着地板滑动，却遇到了一大团阴影。

副会长尚未搞懂阴影的正身之前，白兔拉斯普京就已经倒吸了一大口凉气。

“这——你、你——”

肌肉过于发达的轮廓在地面构成一座小山。纠缠的肮脏鬃毛顺着这座山的脊线一路铺到两人脚下。“蹄鲸”的拱起的铁青色尸体似乎曾经渗出可疑的深色油状物，都在这个雪前的夜晚冻结在身下的地板。**只需要看一眼，副会长就能意识到“鲸”这个名字其实荒谬无比——这个有小汽车大小的死物没有一点像鲸，而处于大象和野猪的中间位置。**看上去像是史前巨猪的头颅似乎由于脖子被拧断而以不可思议的角度面朝天空，从那里生出弯曲的大棒，一时难以辩清是獠牙还是角。

“从下腹部被开膛。切口不整齐，但最大的伤口应该至少有三分之一身体长。”

“它死了有多久？”

“这我可看不出来。负责这个房间的是你们学生会吧？”

“学生会确实会每天检查这个塔楼。但也只是确认副塔楼是不是好好闭锁，没人看房间里面。”

“拉斯普京，你看这尸体——拉斯普京？”

副会长想向拉斯普京询问蹄鲸尸首的详情，却发现白兔已经从刚才站着的地方消失，进而看到他在两人身后几步处伏地干呕。

“不——不不不，现在别让我看。呃，圣父圣子圣灵在上，这真不是闹着玩的”

“那你啥时候能看？”副会长的问话换来的只是更激烈的呻吟，她只好把视线重新移回尸体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这样子就算魔法少女成功干掉了鲸，还得抢救吓晕过去的兔子，像什么话。”

“我这不是害怕，是——阿弥陀佛，‘它’实在太恶心了。我可是出家人，受不了这种刺激。”

副会长皱眉看了看这坨扶不上墙的软泥，随后绕到蹄鲸脊梁后，用手电筒从上往下照亮铁青色的鲸尸。深色的油状物渗出之处的皮肉已经干透而外卷，看上去就像是被油炸过度的香肠。

“这么一来，要想知道来龙去脉，就得从尸体入手——”

“……虽然你看上去一副要从头调查尸体的样子，不过现在实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塔楼里现在可没万事大吉”

“这我知道，但除了今晚不也没办法溜进来这个房间吗？”

“你不是学生会长吗？”

“从刚才开始就会长会长的烦死啦，别把学生会长想得什么都能……呃，”

“那、那我问你，你又是在这儿呆着干啥？既然知道塔楼不能久留”

“当然是等着和你们会合。拉斯普京事先说过你们会来”

白兔能明显感到自己被注以死亡凝视，局促地伸手聊胜于无地重新包了包头巾。

“所以这白兔都没跟我请示过就——”

“咳咳，不，我不是有意瞒着你……你看，她是独自一人行动，不掌握计划全貌的话，不是很危险吗”

“你要是知道危险就压根不该让她来——”

“——危险这一点你也是一样。别忘了，咱俩可都没法对付像这么大的怪物”

“……对、对啊。我当然知道，不过，和你不同，我可是学生会长……！既然有怪物让学校的学生丧命，把它调查清楚就是我的责任”

“我说的就是你那个调查不对头……”身为全校第一名的友人在灯下轻轻摇头。“我知道，你现在这么焦躁是因为——”

友人试图越过蹄鲸尸体的手电筒的光像是被风吹散。身后透出铁星微光的窗口的影像开始折叠，如万花筒的图像般翻转缩小。两人——明明是相对而立，间距却在风景变换的同一瞬间被拉近到咫尺。副会长下意识地举起灯，光芒却无法扩散而被困在手中。

**#鲸歌**

“是、是——是新的蹄鲸出现了”

拉斯普京以白兔的短手短脚笨拙地跳到副会长脚边。可惜光芒举动怪异，副会长无法观测远处，而像是马蹄踏穿地面的爆破声清晰可闻。紧接着，她能感到自己和友人几乎是同时行动捞起了地上的白兔，在玻璃窗的轮廓消失之前成功退到了房间的南侧墙下。

###

曾几何时，副会长力谏沙龙主人小千不要在“校长沙龙”1203房间设置观赏热带盆栽，理由是需要增加保温开支，以及窗台放不下。提案本身被撤销，而副会长直到今天才发现，后一个理由其实不太站得住脚。教室的窗台完全能承受区区植物，还给出了不小的战略纵深。可惜相对于令人惊讶的深度，窗户的宽度并不乐观，所以爬上窗台的两人只能保持拘谨而容不下一丝矜持。

只剩半张的丝绒窗帘作为掩体实在局促。从屋顶垂下，挂在窗外的防雨布翻卷如巨大鳐鱼，微光就从翩翩摇荡的胸鳍之间，悠闲地回旋渗入，蹄鲸的尸体隐约在视界之内，但新蹄鲸迟迟没有出现，只有节奏奇特的踢踏声回响。两人在狭小的窗台上半跪下来降低重心，友人在副会长身后试图检查窗阀。

“如果阀来不及完全打开，可能就得把窗户砸掉再出去了”

“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从这儿到天台是有多高——”

“所以是，如果阀门打不开的话再那么干”

副会长平生从未遇到过需要悄声怒斥他人的场面，一时不知如何反驳，只得接过朋友递过来的、可能等会儿要充当破窗锤的手电筒。而踢踏声越发接近，深渊般的房间地板上投射出隐隐约约的四蹄兽的轮廓，偏偏——是向这扇窗户的方向而来。

踢踏声的节奏有种难以言喻的诡异，轻重缓急分明如同某种原始舞蹈。会长已经做好随时锤开玻璃窗的准备，而脚步声却突然放缓。蹄鲸的轮廓在同类的尸体边止步，副会长觉得活着的蹄鲸的巨大头颅似乎是向着那摊死肉的方向垂下，样子令人联想到哀悼。

“同伴意识？”副会长压低声音捅了捅白兔。后者缄口不言只把头摇得天翻地覆，没法确定是在表明“不是”还是“不知道”。这样一个表意不清的队友只能徒增焦躁。另一方面，蹄鲸并没有发现两人一兔，因而是否破窗的判断迟迟无法下达。副会长偷偷瞄了一眼她的友人——后者不自然地弓起的左肩掩护着什么东西从怀中无声滑落。阴影层层遮蔽下，“那件东西”狭窄的侧面上，熟悉的、刻着发光凿痕的十字标记赫然可见。

副会长登时感到远超蹄鲸存在十倍的五雷轰顶。

“接触枪！你——”

相对于副会长的激烈反应，友人仅仅是示意她放小音量，同时把“接触枪”——背面有被刻痕贯穿的十字标记、像是长而扁的方盒般的物体换到另一侧手中。

“你居然还拿着这个玩意儿！”

“嘘，跟你说了小声点儿。阻断剂对蹄鲸管不管用，我心里可没谱”

怎么可能管用？？副会长动用全部理性压制即将脱口而出的万马奔腾。白兔从膝上探起身体想要一看究竟，却被朋友直接揉进了大衣口袋深处。

“——虽说倒也不需要它管用就是了。”

与其说是回答副会长没能出口的内心质问，朋友更像是在为自己宽心。

和她的朋友一样，副会长熟知“接触枪”。

这是校医院开发并分配给特定学生的对精英病阻断装备，枪身背后的红色十字便是校医院的标记，十字上的刻痕来自持有者本人——这是一把被私自改造过的枪。枪体曾经被剖开，拆解路径从那颗红十字的正中贯穿而没能得到修补。

“可、可是你的弹药——”

“我有两发。”

从帘后望去，蹄鲸给两人只留下了岿然不动的侧影，那个低垂的头颅被横倒的尸体脊梁遮蔽。对仅有的射击机会而言，这个体势实在不够理想。况且从尸体推测，蹄鲸的皮糙肉厚超乎想象，除非击中要害，否则只可能是徒然把对方激怒。

“——你从哪儿搞到的散装阻断剂？难道是——”

射手每次能够从校医院得到的补给是三发阻断弹。目标是在安全距离内，把能使人强制镇静的乙型阻断剂送入发作者皮下。另一方面，这把唯一的改造枪能做到的事情，则远不止此。

副会长对这一点了如指掌。

**她的朋友私自扩充了用来射击的接触回路。**昔日学生会的审讯室中，始作俑者详细地复述过改造的全程。笔录被确认再三，副会长毫不怀疑自己熟悉这套工艺不亚于作者本人。

简而言之，改造接触枪被赋予了稍微有点超出急救器械范围的杀伤力。确认到这一点之后，**副会长代表临时特别调查组**，从朋友手中没收了改造枪并返还校医院。

她没想到今晚会在原主人的手中再次见到它。

“只有两发是因为我用掉了一发，在昨天第一学群公共物理课上。还有，弹药的来源是校医院，你不要瞎想”

“校医院重新给了你权限？？他们疯了？？你可是”

“行了，先别管校医了”

旧式机械液压臂启动的摩擦音气壮山河。朋友完成对窗阀的操作，转身准备迎击随时可能冲上来的蹄鲸，从她的口袋中白兔连滚带爬地摔了出来。

“你、你要干啥！人类的武器可没法杀死一只魔——”

令人感到异常的是蹄鲸仿佛对液压阀门的动静充耳不闻。外侧的玻璃已经被缓缓打开，大风令防水布拍上墙体和窗户，噪音甚至已经让近距离的人耳朵发痛。拉斯普京忘记开口说了一半的话而张口结舌，被内侧玻璃开启时的风压掀得一跟头，随即被副会长从捡起来硬塞进怀间。

——铁星的射光被雾气裹挟，沸腾般地冲破玻璃窗后气势磅礴地一泻千里，蹄鲸——死去的蹄鲸和赶来的蹄鲸的明晰形象也随之映入眼底。下一个瞬间，副会长感到自己怀里的饶舌白兔剧烈而短暂地抽搐并立刻软了下去。

亮起的窗内是地狱里才有的画面。

浮起尸体的凝固油质物是冻结的血。在那之上，新鲜的血液从旧伤口里汨汨渗出。旧伤口——炸小香肠皮状的外观现在得以辨明是由于烧伤——被重新撕开扩大，破坏尸首的罪人伏在新流出来的内脏上方大快朵颐。

吃相活泼动人的那只蹄鲸没有“脸”。

###

“拉斯普京，拉斯普京？”

“他不会就这么被吓死了吧？”

拉斯普京显然没有得到同盟应得的待遇。跳窗后的两人通过防雨布移动到塔楼顶，随后通过消防梯安全到达第一学群塔楼。搭上前往地底矿井的货梯时，学生会长才想起自己抱着的兔子生死未卜。据说有着神佛加成的头巾和念珠不知去向，三瓣嘴还在间歇吹出泡泡。这些表象让副会长实在无法抱有信心。

“没事。不过你得把他拿直了，要不等下他可能会把灵魂吐出来”

“还不是因为你把他掉出来才会这样！”

嘴上这么说，副会长却并不想沾染一身灵魂，连忙两手箍住兔子软绵绵耷拉下来的身体。

“——你觉得蹄鲸知道自己是在吃同类的尸体吗？”

“头都没了，大概也没办法知道什么”

“它那个样子，眼前无论有什么东西恐怕都能吃下去。换个人类躺在那儿，那也是一样”

一边暗示出怪兽食人的景象，朋友把接触枪放回怀中衣袋。

“它们不应该是吃‘环’——”

意识到奇妙的词语脱口而出，随即一阵脸热。

“我……我当初！也是！不相信这种鬼话的！是那个白兔非要”

“我听说了，是‘人的灵魂那样的东西’对吧”

“呃，算是吧。……反正它们只会摄取那个‘环’，人类的尸体就放着不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些尸体也不会那么完好无损地被发现嘛。”

“拉斯普京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失去了脑子的蹄鲸陷入异常也说不定。而且——”

“宵禁已经实施这么久了，在这期间可没有人类闯进来给它们提供灵魂。”

“要是真没人闯进来，它那颗头是怎么没的啊？”

——啃食同类的血盆大口、猪脸颌骨扭曲成的大颚都和地上的尸体形状无二。但在这个皿型骨骼之上，原本应该长有眼耳并最终盛着脑子的部分消失不见，只剩一个从吻部延伸到后颈的焦痂形成的凹槽。

“……而且，你不也说那个‘蛋’不见了吗？”

副会长本能地意识到，消失的变身道具的下一环连接着事态的失控。

“你别忘了，虽然对学校的人封锁，但这间屋子毕竟是命案现场，是被警察搜查过的。蛋被当做什么证物拿走，也不是没有可能”

“收押品我也是看过的。那里面可没有什么蛋”

“原来他们还给你看了收押品”

“说什么傻话呢。别小瞧代行学生会长”

“我倒觉得如果他们发现了蛋肯定会把它收押起来。那并不是房间中原有的饰品，无论在哪儿都会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几乎肯定有被小千——被死者触摸过的痕迹留在上面”

“唔，这我倒是没……不是”

“——所以呢，你想说的是啥？”

“小千的尸体第二天就被发现了。在那之后立刻展开了搜查，还从现场收集了可疑的东西作为收押品。警察离开后屋子就被学生会封锁，直到今晚都没人能进去”

货梯实在太旧了，以至于到达地底时振得地动山摇。副会长几乎要把半死的白兔抛出去，而她的朋友看起来对货梯的举动习以为常。

“所以蛋消失的时间是小千死去的晚上。”

朋友说着打开手电筒。货梯门缓缓打开，面前是光秃秃的混凝土墙壁隔离起来的电梯厅。废弃矿井急于赶走每一个造访者，以至于在货梯正对的墙壁正中醒目地设置了明晃晃的步梯指示灯。可惜指示并不完全正确，绿色箭头正对的方向是从地板堆积起来的废弃铁骨。

“现在是四点一刻。还来得及从北门离开学校”

“慢着，还有另一件事你得跟我交代清楚”

副会长上前一步拖住决然走向铁骨的朋友，后者一头雾水的样子，在她看来难以置信。

“接触枪。怎么回事？校医院怎么可能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地把它还给你？”

“……原来你是说这个。”

“大概是情况已经没法让他们瞻前顾后了。你也知道，如今已经出现了集体感染。不派出更多人手压制的话”

“现在让你拿着那把枪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应该不知道才对。”

货梯门在两人身后关上，手电筒的寡淡照明之下，学生会长脸色险恶。

“——而且，你自己心里也应该清楚吧？”

“你手上，有一条人命”

“——哇，疼疼疼疼——你是不是想捏死我这个老人家”

副会长无疑有着情绪激动时控制不住力道的恶习。白兔拉斯普京在物理性的肝肠寸断中及时苏醒，幸而使得副会长手上没能多一条兔命。

“呃？咱们这是逃出来了啊！大难不死，谢天谢地……！让我看看，你俩这是把我带到了……哦哦，这不是地下吗，干得漂亮！以凡人之身竟然能逃出夜晚的迷宫！我一开始就看出来了，魔法少女的这俩朋友都是福大命大之人”

挣脱副会长的铮铮铁拳，拉斯普京身轻如燕落在地板上。

“……不过你俩拉拉扯扯地说啥呢，哪儿出人命了？”

白兔的激动之情没能感染人类，也同样没人想为他介绍故事背景。拉斯普京眼中拉拉扯扯的两人僵持不下。

躲过副会长的怒视，朋友轻轻叹气。

“你可以重新拿走这把枪，就像你曾经做过的那样”

铁骨废墟窸窸窣窣。“魔法少女”的亲朋、鸫丘中学的全校第一名、校医院注册在案的阻断弹使用者、和学生会副会长刚刚逃出生天的少女，颓然垂下手中的电筒。副会长紧追不舍，地上的白兔无辜地睁着圆溜溜的大眼，废墟中亮起茂密的点光，就像是红色的繁星升起。

“——但是，”

“只要你把枪返还给校医院，那它就立刻会回到我这里来。没用的。”